

简析清宗室溥儒手写本诗集《寒玉堂集》

张 峻 亭

一、溥儒及其诗集编印情况

溥儒(1896—1963),现代著名画家、诗人、书法家。字心畲,号西山逸士,别署旧王孙,印名流浪王孙,室名寒玉堂。溥儒为清道光皇帝之曾孙,恭亲王奕訢之孙,宣统皇帝之从兄。光绪廿二年(1896)生于北京什刹海畔的恭王府。宣统三年(1911)入贵胄法政学堂读书,后并入北京法政大学,毕业后,游学德国,获生物学博士、天文学博士。归后隐居于北京西山马鞍山戒台寺,这里风景宜人,环境清幽,连绵的西山,蜿蜒的桑干河,日陪夜伴,在此他潜心治学,刻意绘事,为其日后不凡的艺术成就奠定了深厚的生活基础。抗战前,他曾应聘为日本京都帝国大学教授、国立北平艺术专门学校教授。手写本《寒玉堂集》所收基本是这一时期(即40年代以前)的诗作。1946年溥儒应邀南下,在南京与齐白石举办联合画展,游览了江南各地名胜。1949年冬抵台湾。50年代他曾赴韩国与日本,游香港,访泰国,留下诸多诗篇。其一生主要著述有《四书经义集证》、《尔雅释言经证》、《华林云叶》、《寒玉堂画论》、《寒玉堂诗集》等。1963年11月18日病逝于台北,享年68岁。

溥儒虽为满清宗室、末代王孙,而真正享誉世人的则是以诗书画“三绝”驰名。“其诗抑扬顿挫,直隶唐音。”^①“其绘事与张大千齐

名，素有‘南张北溥’之誉。其书则如行云流水，秀丽可餐。”^②只可惜其诗名久为画名书名所遮掩。溥儒对诗文的兴趣，与其早年的家教熏陶有关。清朝历代皇帝多注重诗文，讲求翰墨，常令其子孙及近支读书吟诗，自幼至长，熏陶渐染，故尔吟诗唱和，成为清末王公贵族的一种习尚。溥儒曾这样自述学诗经历，“余七岁学诗，始为五言，继习律体，古风三百篇之外，唯喜唐诗，居山十五年，日夕吟诵，自课四百余首，古风习汉魏六朝，近体则师唐人。”^③他的特殊身世、个人志趣，以及隐居、南游、国外见闻的经历，使他的诗独具个性，时常流露出故国之思的特殊感受。现根据所见资料的记载或经眼的诗集文本，将其诗作编印情况介绍如下：

1.《西山集》一册。启功先生在《溥心畲先生南渡前的艺术生涯》一文中写到：“心畲先生曾有早年手写石印《西山集》一册。”^④《满族大词典》在介绍溥儒时写到：“诗工选体，尤好王维、韦应物一派，20余岁曾手写所作诗为《西山集》。”^⑤由此可以推测，这里所提的《西山集》约成于20世纪20年代，是其早期作品的结集。

2.《寒玉堂集》二册。手写本。该书以蝇头小楷墨笔手书，没有序跋、目录及其他说明文字，书中所载为溥儒1915—1942年之间的诗作，主要反映隐居生活时期的交往、感受及赴日本的经历。推测约成于40年代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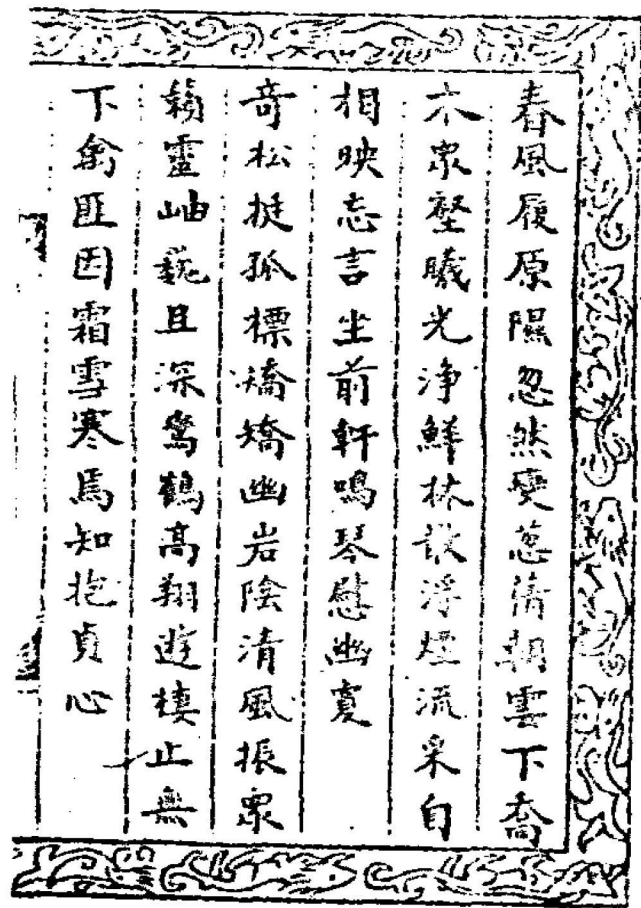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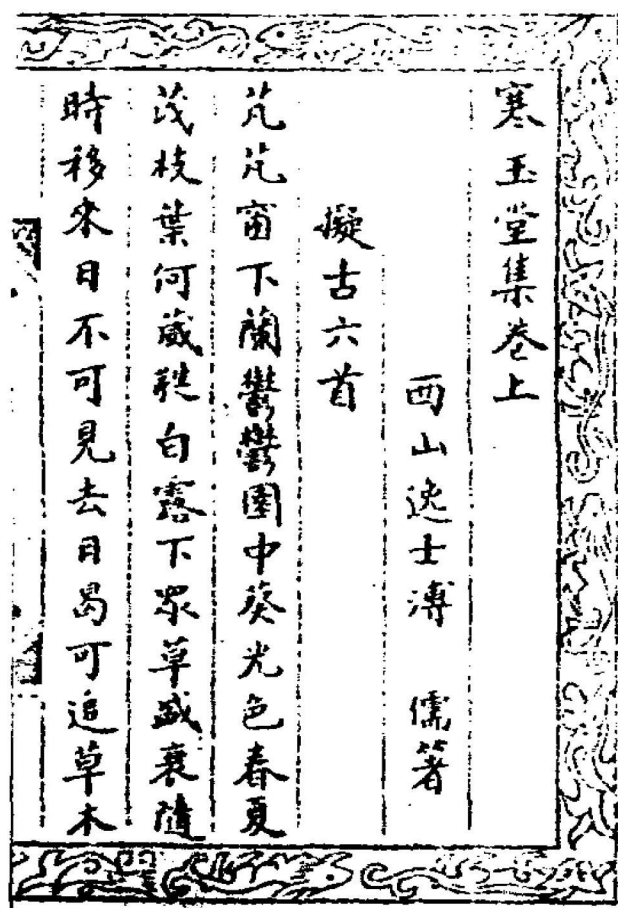
3.《寒玉堂诗集》。1964年台北六艺社出版。^⑥据王大铤《西山逸士的几段逸事》一文介绍，溥儒于1963年患淋巴腺癌后，忙于整理文稿，誊写诗集。钱仲联先生也提到，“心畲诗集，于逝世后一岁，其嗣孝华在台为之影印成书，世不易得。”^⑦据此可知，诗集为手写影印本，所收诗作应为一生作品的结集。

4.《寒玉堂诗集》^⑧。1994年北京新世界出版社出版。台湾书法家丁嘉楝先生是毛大风先生少时同窗友，溥儒先生之志友，珍藏有心畲先生所撰《寒玉堂诗集》、《凝碧余音词》旧稿本，为溥先生行草手迹。毛大风先生受托于北京出版。诗集为排印本。文武边

栏，半叶12行，有标点。收有诗词文等。诗作为其一生作品之选编。因笔者未见台湾版诗集，不知二者内容之异同。

二、手写本《寒玉堂集》的基本情况

手写本《寒玉堂集》为线装巾箱本，2册1函。函套以花色织锦作面，做工精细，每册以绢包角，丝线装订，封面为淡青色，上洒金色，似碎金铺面。书高11.3cm，宽6.7cm，如手掌大小，版框高6.3cm，宽（半叶）4.1cm，天头地角宽阔爽目。边栏为蓝色花边栏，宽0.045cm，印有禽兽图案。版心为对鱼尾，无文字。半叶6行，每行14字，注双行，每行28字，如小米粒般。全书文字均为蝇头小楷墨笔手书，楷法谨严，精妙无比（见下图）。卷首题寒玉堂集，西山逸士溥儒著。诗集分上下两卷。以诗题计算，共收诗作373篇，约400余首。全书无序跋和目录。



《寒玉堂集》现珍藏于河北大学图书馆。清朝灭亡以后，许多皇室成员迁居天津，为生计常变卖所存之物，其中包括不少名人字画、书信手迹等，这些珍品因此而散落民间。河北大学前身校址在天津，20世纪50年代，图书馆曾从天津古旧书店大量访购了一批清末民初珍贵的信札和诗文手迹，手写本《寒玉堂集》的入藏，便是其中之一。如今，来馆参观者见此珍品，常驻足观赏，赞叹不已，称之为稀世之宝。

三、手写本《寒玉堂集》与排印本《寒玉堂诗集》内容之比较

手写本《寒玉堂集》是溥儒尚未刊行之诗集，为世人罕见。北京新世界出版社1994年出版的排印本《寒玉堂诗集》是溥儒出版最晚的诗集，已在世面流行。笔者将两本诗集相对照，发现其内容各有异同，现作简单介绍，以便于比较之中更多地了解手写本《寒玉堂集》的内容。

1.二者所收作品体裁范围的异同

手写本《寒玉堂集》上下两卷，是溥儒的诗集，所收全部为五言、七言诗，没有词文等形式的作品。排印本《寒玉堂诗集》以诗为主，还包括《凝碧余音词》、《诗联》、《画论》、《书法论》等文字。诗集前有钱钟联先生序文、溥心畬先生生平事略和启功先生《溥心畬先生南渡前的艺术生涯》节录，书后有毛大风先生之跋语。

2.二者所收诗作时间段的异同

从两部诗集标有时间的诗题来看，二者诗作的编排，大体以写作时间的先后排序。手写本《寒玉堂集》开篇为《拟古六首》，有时间可考者，最早的一首是《塞下曲》1915年（乙卯）所作，最晚的一首是《秋日有怀雪斋宗兄》1942年（壬午）所作。全书写作时间大约在1915—1942年之间。由此可见，这部诗集所收诗作为溥儒南渡前的作品。排印本《寒玉堂诗集》所收诗作包括《西山集》、《南游集》两个小集，《南游集》又分上下两卷。全书共收诗作337首。《西山集》最

早的一首是《塞下曲》(乙卯),最晚的一首是《壬午秋怀雪斋从兄》,写作时间大致与手写本相同。《南游集》第一首为《登燕子矶》,燕子矶在江苏省南京市东北郊的长江边。第一首标有时间的诗题是《丙戌八月长江舟中》(1946年)。此时,溥儒的诗作已经在抒写南下途中所见所感。诗集最后一首标有时间的诗题是《癸卯春日汤浴闲步》,即1963年春,最末一首是《夏游野柳》。可见《南游集》所收诗作为溥儒南渡以后至去世前的作品。

3.二者所收相同时间段中作品数量的异同

手写本的诗作与排印本《西山集》诗作的写作时间大致相同,但手写本所收作品的数量远远多于《西山集》。以诗题计算,手写本共收诗作373题408首(1首有题无诗),其中仅在日本所作的就有40首,而《西山集》全集仅收49题51首,其中前面的48首均为手写本收录,仅最后3首未收。手写本虽为溥儒前半生所作,却比排印本全书所收的337首还多71首。也就是说,手写本非常全面详细地反映出溥儒南渡前诗歌创作的整体面貌,透过作品可以更具体地了解当时诗人的经历、交往、感受及心灵轨迹。而排印本则为溥儒一生诗作的选编。

4.二者所收相同诗作,诗题、诗句各有异同

排印本《西山集》中51首作品,有48首与手写本相同,也就是说,手写本基本载入了《西山集》的全部。但对照起来,又颇有异同,归纳起来,大致有以下几种情况:

(1)诗题有别

一种情况是排印本诗题标有编年,手写本无。例如:《塞下曲》(乙卯)、《渡桑干河》(庚申)、《甲子秋寄伯兄》,《乙丑九日》手写本作《九日望边塞》,《壬午秋怀雪斋从兄》手写本作《秋日有怀雪斋宗兄》。

另一种情况是诗题用字不同。例如:《园夜》手写本作《夜坐即景》,《丙子秋有伯兄之丧兼送弟出国》手写本作《丙子秋日哭伯兄

兼送弟出关》,似“出关”为妥。

(2)诗题相同,收诗数量不同

《战后孤城登望》题下,手写本比排印本多收一首:“落日沉雕画角哀,苍茫何处集贤台。辽天望断边关路,不见单于万马来。”手写本《游极乐寺》题下比排印本《游极乐寺国花堂》多收一首:“野棠花落杜鹃啼,池苑无人草色萋。依旧斜阳送流水,寒山万点寺门西。”

另外,手写本《怀海印上人》比排印本多四句诗:“飘风不终朝,宿雨难及晨。所贵宣明德,岂必形骸亲。”手写本《题广化寺壁》比排印本《宿广化寺》多四句诗:“杨桧发洲渚,零露滋薇蕨。百年兹始坛,碑铭缅前哲。”诗题下小注,或排印本有,或手写本有,也有异同。

(3)诗句用字不同

例如:《怀海印上人》:“俯仰无田邻”,手写本“田邻”作“四邻”。“索居常苦辛”,手写本“索居”作“仳离”。“冥冥高飞鸢”,手写本“高”作“孤”。“永言安能申”,手写本“永”作“苦”。且手写本比排印本多四句(见上文)。又如:《岚峡行舟》:“愁过梵王宫”,手写本“梵王宫”作“楚王宫”,更为准确。

四、手写本《寒玉堂集》的价值

1.文献价值

溥儒的诗作于民国诗坛颇有显名。已故著名学者汪辟疆先生在民国年间曾写《光宣以来诗坛旁记》,专列“溥心畬”一则,介绍其诗词创作与身世,写到:“近三十年中,清室懿亲,以诗画词章有名于时者,莫如溥贝子儒。……其诗以近体绝句为尤工。”^⑩手写本《寒玉堂集》为我们研究溥儒民国期间的创作提供了丰富的素材和第一手资料。如他浓重的伤感及对“故国”的怀念,在诗集中多处可见,在《金陵怀古》写到:“白苎歌残桂棹轻,柳堤不见石桥横。荒城满目无禾黍,惆怅登楼故国情。”在《壬申暮村园中即事》中有:“玉

笛吹残春去尽,空阶碎影月如霜。”怀旧之感,溢于笔端。《寒玉堂集》的内容是多方面的,其中写景咏物、思亲怀友之作占相当比重。如写景诗《题卧佛寺》、《再游潭柘寺》、《咏大觉寺木兰》等,融情于景;咏物诗《寒蝉》、《寒萤》、《路旁柳》等,寄情于物;题画诗《自题秋峡片帆图》、《题秋江晚霁图》、《题落花游鱼图》等,则诗中有画。而从那些思亲怀友之作中,我们可以看到溥儒南渡前的社会交际与友情。如《忆海印上人》、《梦海印上人》,表达了溥儒对永光法师(字海印,对溥儒文学书法上影响最深的湖南僧人)日思夜想的忆念之情;《津门吊故人李放》流露出对故友的思念;《九日怀陈仁先侍郎》、《赠章一山太使》、《秋夜独坐怀刘腴深遗民》、《寄郭谷贻遗民》,诗中我们看到溥儒与清代遗老陈仁先、章一山、刘腴深、郭谷贻等甚密的交往与情谊;《怀蜀人张爱》、《题雪斋宗兄画马》则体现他与张大千、溥雪斋的画友之情。还有一些诗篇从侧面折射出当时社会的情景,如:《天津杂诗》“几家萧瑟住横塘,世乱民穷也可伤。乔木已无官舍尽,行人犹问水西庄。”描绘出一派战乱、荒凉的景象。总之,《寒玉堂集》作为孤本,大量作品为世人稀见,为我们研究近代诗人及诗坛创作提供了宝贵的资料,具有重要的文献价值。

2. 版本价值

通过上文对溥儒不同时期诗作结集、印刷与流传的梳理,我们可以看到,手写本《寒玉堂集》作为未刊行之作,具有独特的版本价值。在上文手写本与排印本的对比中,我们看到手写本收集的溥儒南渡前的诗作,有300余首为排印本无,48首相同之作也各有异同。朱则杰先生所录溥儒诗歌3题4首,作为《寒玉堂诗集》的补遗,其中2首手写本已收录,诗题有所不同^⑩。因此,手写本《寒玉堂集》对于研究溥儒的诗歌创作,具有重要的补遗与校勘作用。另外,小巧玲珑的巾箱本,虽说仅有巴掌大小,却也边栏清晰,字迹美观,清心爽目的版式,文饰精细,古朴典雅,不失为古籍版本中的难得者。

3. 艺术价值

手写本《寒玉堂集》全部以蝇头正楷手书，工整秀丽，楷法谨严。据罗敬箴《馆藏赏珍》一文所说：“《寒玉堂集》是溥儒先生蝇头小楷代表作。”^⑩溥儒先生的书法功力极深，多数人喜爱他那清秀俊逸的行书，但也有人说他正楷为中国“五百年来第一人”。据说在抗战之际，他母亲逝世时，他曾用泥金在朱红色的棺柩上写小楷佛经，极尽辉煌伟丽之奇观。他的诗文著作，也多以行书或楷书书写，其中《四书经义集证》，全稿用行楷誊正，凡千二百余页。他出版的诗词集也都原为行草手迹，后影印或排印。手写本《寒玉堂集》展现在世人面前俨然是一部难得的书法精品，弥足珍贵。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到，作为一代杰出的书画大师，溥儒在古典诗歌创作方面，仍有可观的艺术成就。手写本《寒玉堂集》不仅保存了他大量鲜为人知的作品，而且从诗书的结合方面提供了难得的文本，具有很高的文献价值、版本价值和艺术鉴赏价值，它是研究我国近代诗人及诗坛创作的珍贵文献，也是极富审美情趣的艺术珍品。

注：

①②⑧溥儒：《寒玉堂诗集》，新世界出版社，1994，第219页。

③王大铤：“西山逸士的几段逸事”，《传记文学》，5(5)，第48页。

④《寒玉堂诗集》第8页。

⑤孙文良：《满族大辞典》，辽宁大学出版社，1990，第809页。

⑥吴语亭：“溥儒先生传”，《传记文学》，13(3)，第42页。

⑦《寒玉堂诗集》第2页。

⑨《汪辟疆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第593页。

⑩朱则杰：“清宗室溥儒佚诗”，《古典文学知识》，2003，(5)，第96~97页。

⑪罗敬箴：“馆藏赏珍——简谈溥儒及其诗书艺术”，《河北大学学报》，1997，(2)第133页。